

德市所辖八县三区中的6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年人均收入低于950元的贫困人口尚有80多万。全市为了加快造林绿化、治理水土流失的步伐，向“世行”、“亚行”贷款两亿多元，平均每个承德人欠了60元的外债。

承德265万农业人口，90%左右农户靠山林做饭取暖。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烧柴5到6千公斤。宽城县希望靠推广沼气池供农户取暖做饭，来换得700余万亩山林的安宁和生息，但总投资是17亿多元，相当于承德市全市两年的财政收入。

围城县欠发职工工资6000多万元，全县7.99万人口尚未脱贫，今年又因旱灾，返贫人口达4万。全县今后五年计划退耕还林还草30万亩，治沙150万亩，可每亩仅苗木费缺口就达近50元。

在潘家口水库库区旁，我见到了一片当地农民居住的破板房，在一户住房的房檐外吊着一小块打火机大小的腊肉，黑得就像一块从车胎上剪下来的胶皮。这里居住的是村里的前任村长，论经济状况就已经是村里很不错的人家了。

贫瘠的土地，急于脱贫的人们，贫困与沙化交织，进一步恶化了北京上游水源涵养地原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土质沙化，水土流失，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年收入仅数百元的贫困农民，连工资都无法保证开支的地方财政，将如何应对动辄即需数千万元上亿元资金支持的绿化和水利工程？贫困成了北京上游地区绿化山林、确保水源的死结。

在近三千公里行程的实地考察中，最常见的标语是“要想富，先种树”。在沽源一位放羊的老汉不好意思地表示，他想等过节再把羊杀了，那时也许能多卖几个钱。他说：“再穷也得把羊‘砍’了，退耕种树种草，国家这个政策好啊。过几年，等这儿林子、草都长好了，水也多了，我们也就该富了。”

（责任编辑 王桂玲）



天漠之殇

兰草

真不好意思叫它“天漠”。只是河北怀来境内的这块十几年前还不名于世、也形不成什么气候的、根本不成其为“沙漠”的一片沙山，眼睁睁地被人们叫作了“天漠”，这才唤起了我们的回忆和警觉。北京四次“莫名其妙”的沙尘暴过后，人们开始对这片沙地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其实，人们津津乐道地把这片沙漠叫作“天漠”，实在是有点危言耸听。比起毛乌素、腾格里、巴丹吉林、库木塔格、吉尔班通古特、塔克拉玛干大漠，甚至浑善达克沙地来，实在是不值一提也微不足道。这片沙漠就像是一片微缩景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地横亘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怀来县境内。可怕的是，它正以每年30—50米的速度向南推进，直逼北京。且离北京70公里之近，难怪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别以为沙尘暴已经走远 北京与天漠唇齿相依

出了八达岭长城，离北京最近的城市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塞上名城张家口了。官厅水库就坐落在怀来县境内，而天漠沙丘则在官厅水库的北面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当我在塞上夏日的阳光下走近它，我不能不为这生命顽强的年轻大漠，一次次怦然心动。我被跟前的这片占地数百亩的昏黄土地惊呆了。沙丘一个接一个，沙包一个赛一个大。这是中国北方内地地表所应该呈现出来的形态吗？

当然，此天漠是如何形成的？对北京的沙尘暴天气会有什么影响？它是北京恶劣天气的最直接原因吗？这是人们最关心的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

过去人们常把北京风沙源归结为两条：一是说北京处于内蒙古和张家口西北方向而来的风口之上，大风一路势如破竹般地挟裹着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沙尘落户京城；二是来自北京自身裸露于地表的扬尘，如建筑



工地等。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距北京70多公里的河北天漠来沙，应该说是它最主要的成因。

天漠的所在地就叫“沙城”。那个地方除了它盛产驰名中外的长城干红、干白葡萄酒外，还以风沙之大得名。不然它就不会叫作沙城。沙城南距北京和北距张家口都不过七八十公里，它那里一有风吹草动，北京自然是第一个感知得到。而从地理学上和从历史上来说，北京对怀来的天然依赖，达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史培军在前不久召开的北京市防沙治沙研讨会上说：“1万多年前，北京平原本来就是个沙漠。”这似乎让我们摸不着头绪。但北京北部张家口地区宣化、涿鹿一带的上百万亩沙化地带，却让我们从那些一望无际的沙丘中，感受到了它和蒙古大漠的天然联系。怀来的大漠，不是天外飞来的，它是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所致。

怀来地处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末端，在张北高原大马群山、太行山余脉和北京军都山的三重挤压下，南北两端的群山呈现出“V”字型结构，使怀来成为盆地。每年冬季气流从干冷的西伯利亚南下，携带着沙尘从植被极少的内蒙古、张家口市沽源和张北等风口长驱直入，灌入“V”型风口。而大风到了这里，受地势挤压，风速加大，又会扬起更多更大的风沙。这里大片大片的荒滩，也为沙丘的形成提供了极好的外部条件。怀来沙城便由此得名。

而发源于山西的桑干河、发源于内蒙古的洋河及北京延庆县妫水河（历史上隶属河北怀来县）顺河而下，在怀来县官厅镇北部汇成永定河。著名的官厅水库，就是为容这三条

苦不一的财 底命主的意

本文摄影 王秀英

大河之水而建的。永定河流经北京后到天津改称海河流入渤海，全长5800公里。这些年来，两岸土壤植被破坏严重，大量泥沙从洋河、桑干河上游带来，淤积了河道，也把沙泥存留在了怀来境内。枯水时节，河流断流，几百米、几公里宽的河床裸露在地表之上，为冬春两季一场场大风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充足沙源。

天漠所在的小南辛堡龙宝山村的东南，是传说中神仙对

奔的棋盘山，北面是官厅水库，西面则是季节性的河流大沙河。由于干旱，大沙河裸露着干枯的河床。天漠中的那个长500米、宽150米、高近50米的东沙丘，就立在大沙河的西岸。而且，这个沙丘已与河床“接轨”，并无节制地蔓延。

风乍起，吹皱的就不仅仅是一库官厅水了。它会让足不出户的北京人，也尝尝大漠风的厉害。尽管天漠周围四面环山，但棋盘山、军都山却呈“V”字型侧立在西南和东南，西北上风头是水面开阔、无遮无拦的官厅水库，它根本不能阻挡风沙，反而助长了风速的加大。当自张家口吹来的风沙首当其冲，受到棋盘山、军都山的阻挡时，成百上千吨黄沙，便会在山前形成涡流，一部分扬长而去，“慰问”京都的人们，一部分则集中沉降在这里，形成我们所说的天漠。

倘若不是天漠过多地承受着大漠风尘，北京真不知会是什么样的？“1万多年前，北京平原本来就是个沙漠”的说法，看来并非危言。

天漠是官厅湖的一杯苦酒 水库却是北京的“生命之源”

如果你到过丰沙线，那你肯定见过这样一番景色：三五成群的北京人打着鱼竿，大都会从耀煌 55 公里或拦河坝下车，到官厅湖水中钓鱼戏水。在尽情享受“塞上明珠”——官厅水库膏腴的时候，不知朋友们是否想过，在如此广阔的水域边上，何以突然冒出来一个令人又恨又爱的“天漠”来。

1977 年，笔者曾随部队在官厅水库边一个叫狼山的地方，进行过游泳训练。那时，我们尚未听说过水库四周有什么“沙漠”存在。天漠（那时或许只是一个顽强的小土堆、小沙丘）但是，今天，“天漠”存在了，存在得令人不可思议。在这里，天漠成了最苦涩难懂的文书。

天漠是不能近看的，它不好看，它浑身散发着一种焦人的热气；它傍这里的人们，满了一杯难咽的苦酒。让我们来看一看官厅水库，可以成形的吧。

永定河古称“无定河”，由于上游流经黄土高原和丘陵峡谷地带，含沙量极大，加之雨季集中，千百年来每到汛期便泛滥成灾，京津沿线百姓深受其害，素有“小黄河”之称，成为全国第四大害河之一。1669 年康熙皇帝将无定河改为“永定河”，希望河水能够驯服下来。然而，永定河依然水患无穷，五年一大灾，两年一小灾。历史上从金代 1100 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 800 年间共治理过 53 次，均以失败告终。

解放后，为根治永定河，化害为利，确保北京不再受到水害，党和政府决定修建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从 1951 年至 1954 年，历时 3 年，“塞外明珠”官厅水库终于建成。该水库水面达 230 平方公里，平均水深 30 米，总库容 41.6 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 43400 平方公里。彻底根除了水患的同时，还为北京、天津及下游城乡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和电源。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并称为北京的“生命之源”。

然而，怀来人民为修这座水库，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那时，怀来县城和附近的 81 个村庄被埋没在水下，近 10 万人背井离乡，迁居他处。

怀来县境的地形，本来除了石头就是沙丘，植被稀疏。水库动工，更使它的岸边如黄土高原一样沟壑纵横，地表支离破碎，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全县水土流失和沙化面积达 930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1 / 2 强，而官厅水库沿岸尤其严重。在它周围横亘着早年曾被开垦，后又严重沙化而被闲置的一片片土地，远近都是完全沙化或半沙化的山陵地带。

由于天漠的形成，加重了土地的荒漠化。在水库四周山体土质松动，雨水直冲下湖，浑黄的水层漫进水库一二百米远。水库的容积急剧减少。现在水库每年泥沙入库量达 300 万吨，水库的总淤积量达 6.46 亿立方米，约占原设计能力的 1 / 3，造成 1.26 亿立方米库容量排不出去，成为“死水”。库

底的淤积又使水库持续高水位运行，导致严重塌岸面积达 3000 多亩。同时，淤积抬高了上游河床，使之成为“地上河”，造成大面积良田盐碱化。周边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着水库的水质。目前，官厅水库的水质已经达到不到 3 级标准，使北京及下游用水受到极大影响。官厅水库目前的状况，对本已严重缺水的北京市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尽管谁也知道这远近大片的沙化荒地，主要是由于河湖沿线的人们放纵无度，没有一点环保意识，任意开垦，任意放牧，植被破坏殆尽造成的，但谁也无法用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加以抵制。河边和湖边的人民要在这穷乡僻壤中赖以生存，就必须要有生存的手段和条件。而从怀来县政府来说，他们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直接进行清理水库底淤积的泥沙。目前，也只有靠包治沙化百病的药方来试一试了——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或许，这才是防止水库情况恶化的唯一办法。

但是，十年树木，这种生态效益非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示出它的效果来，短期内种上多少小树苗也没有用。可是十年、二十年之后，官厅水库这颗“塞外明珠”还能保留住它昔日的光辉吗？

北京在问：天漠能治吗 谁来挽救我们的家园

今年北京的 12 次沙尘暴之后，天漠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朱镕基总理 4 月上旬在河北内蒙古考察防沙工作途经河北怀来时，强调“治沙止渴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建”，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面对我国土地沙化的严峻形势，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决策。国家将北京风沙源的治理作为全国防沙治沙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率先启动，重点投入，重点治理。而且，从今年到 2010 年的未来 10 年间，我国将投入 60 亿巨资用于北京风沙源的治理。投资主要用于浑善达克沙地、北部沙化草原、阴山北部风蚀沙化土地、河北坝上沙化土地、山西雁北沙化土地，以及华北平原北部河流冲积沙化土地，当然包括“天漠”所在地的整个张家口地区。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已经下令北京市要彻底治理土地扬尘源的问题。

河北怀来天漠旅游公司要组织前去的北京游人去植树，告诉他们就是这里的沙尘刮到了北京，刮进了你们的家。在官厅水库周围，“京怀青少年手拉手造林环保大行动”植下的 3000 亩树苗，已经成活；张家口容辰公司兴建的环湖防护林带，已经起到了防风固沙、护岸防淤的作用。他们还在天漠西北种植葡萄 2800 亩，治沙又治穷。

我以为天漠是有希望还原绿色的。它离城市最近，它离现代文明最近。而三北防护林的建设，则给了它新的生机。你看北京正关注着它，重要的是在它的身边有官厅湖的存在，给予它天然的滋养。而且，天漠地区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只



严重沙化的小坝子乡一角

(本文摄影王秀英)

是那里的人们无力开发罢了。

早在文革期间，人们已经意识到林地的破坏将会给怀来县带来种种灾难。70年代初，“南马场造林大战”动员了全县人民开展了植树造林运动。然而，历时3年的造林运动，却没有留下几片像样的林子。这些近30年的树木矮小枯竭，树干上一圈圈，一块块瘤子一样的疤痕，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20多年来风沙无情的暴虐。很多树枯萎了、倒下了，而这些树，却在岸边带着累累伤痕顽强地活下来了。它们，成为怀来天漠何以成山的最好见证。

近些年，造林运动一直没间断，可种的多活的少，大都成效不大。由于这里的生态环境已经被破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改造沙化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当然，过去岁月里“残留”下来的林地，已经成为治理沙地的杀手。在天漠东部和东南有两块相距不远的林子。不断向南推进的天漠两大沙丘，却在这里拐了个弯，沿着林间的空地向南移动。绵延成二三米宽的长长的沙丘，而不是一骨脑儿地从林地穿过去。这是天漠中的一大奇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怀来县政府官员对笔者说：天漠离京城仅70多公里的地方，已经成为众多电视剧拍摄大漠的外景地和北京人滑沙的最佳度假村，不用跑到千里之外的巴丹吉林大漠，就可以过一把大漠瘾。但是，那些人走了，却给天漠人留下了更多的惆怅。贫穷值多少钱？天漠有价还是无价？

小南辛堡龙宝山村因天漠而名天下，这是事实。但是，由于土地沙漠化根本无法耕种，很多农民的口粮是靠当地政府供应的。当年修官厅水库从富饶的河川地迁居到贫瘠的风沙地的10万大军，到目前还有2／3没有脱贫。人们想种树也没钱呀。

为了引资，当地已在此开发旅游，并把天漠中的西沙丘辟为“天漠公园”。真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本来，天漠就是大自然惩罚人类的一个警告，就是对人类乱砍乱伐弄得土地

水土流失的无情报复，而来此游玩的人们脸上，无一不荡漾着灿烂的笑容。男女老少站在天漠上大呼小叫的兴奋劲，让我们的心情格外沉重。他们正体验着天漠给他们带来的旅游快乐，但他们中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体验到天漠其实是自然、是人类的悲哀呢？

其实，如果我们有过头顶遮天盖日的风暴，手拉手肩并肩死命相抵相拥地行进在塞外荒漠里的经历，所有的感觉都会被大漠里昏黄的孤独和空旷的绝望占



距北京70公里的天漠，流沙已接近房顶



据；如果我们的北京今后依旧会历经十次、二十次沙尘暴，我们会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天漠不是乐园，在它的旅游资源背后，是一个沉重的环保话题，是大自然向我们中国首都发出的一个危险的警示信号。

我站在天漠前的那一刻，太阳暗淡无光，月亮和星星被吞噬了。一只孤独的骆驼迈着沉重的步伐走来时，它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天漠金黄色的沙丘，会让它想起遥远的故乡。

朋友，天漠不是娱乐场，天漠是大自然的警世之作。亲近天漠的时刻，就应该让脚步踏出一片自信。我要说，天漠生长着我们的信念和深沉热烈的期望，它将迎来我们保护自然生态的黄金时代。它会成为最值得称道的绚丽风景。

别忘了，沙尘暴还会来！

(责任编辑 王桂玲)